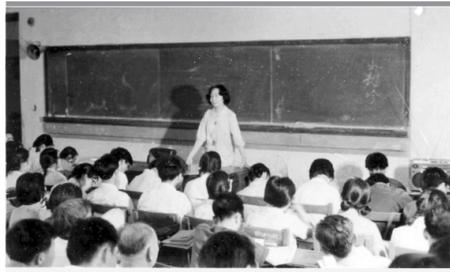




# 悼迦陵师

陈洪

蓬实不死诗魂留，  
益远清香遍五洲。  
子美易安千载下，  
更有几人堪与俦！  
(作者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图①



图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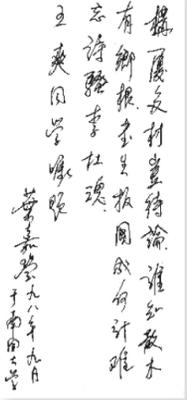


图③

# 惠我都成一世珍

——追忆叶嘉莹先生

王爽



图④

提笔要写一些关于叶嘉莹先生的文字，静心回想，才忽然发现这三十年来，从读书到工作，这个名字一直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从听她讲诗谈词，到获得她所设立的奖学金；从遍读关于她的书籍，到采访写有关的报道；从单纯沉醉于她诗一样的魅力，到体悟她同样身为女子的一世艰辛……她耀眼、她绚烂、她天真、她仁厚，她让我仰望，她让我心疼。点点滴滴，成为此时宝贵的回忆。

三十年前，问学南开，中文系的课堂，从不乏各处邀请而至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有一年，主楼218教室里，讲台上出现了一位气质不凡的女老师，她面容姣好，齐耳短发端庄秀美。她给我们讲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一句词抑扬顿挫地吟出，同学们都愣住了。音调、节奏，怎么都那么怪怪的？和我们以往朗诵诗词很不一样。女老师看出我们的惊异，微笑着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把三声的“雪”读成四声。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叶嘉莹先生。下课后，女同学们都在议论她那与众不同的美——从发型到身姿，从眉眼到气韵，叶先生成了我们所有女生眼里的女神，我想，男同学们肯定也不例外。在我的印象中，主楼一层中文系的楼道里，学术讲座的海报上，一出现叶嘉莹先生的名字，同学们就会奔走相告，她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在她的讲授中，我触摸到关于诗词的一个新的世界——她讲吴梦窗、讲李商隐、讲杜甫、讲张惠言……她作讲克里斯蒂娃、讲符号学、讲女性诗词写作，她给我们讲悠悠婉婉的吟诵，我们睁着好奇的眼睛屏息聆听——“这就是吟诵啊！像唱歌！”那一刻，《尚书》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有了具象化的表达。“当时只是寻常”，我们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在无数个窗下读书的时刻，忽然就理解了当年叶先生说的什么叫“拆碎七宝楼台”，什么叫“兴于微言”，什么叫“小词大雅”；年年夏日，走过浮图塔，看着那粉妆玉砌的荷，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叶先生独特声调诵出的“菡萏香销翠叶残”……

1998年，秋季学期刚开学，有同学问我：“叶嘉莹先生讲清词，你要不要听？”“好呀！”我一口答应。从那开始，每周总有那么一两个晚上，在专家楼叶先生的寓所里，我和五六个不同年级甚至不同系的同学一起，听她讲此前我并不熟悉的清词。叶先生坐在沙发上，我们散坐在房间各处，或倚靠在沙发旁、

或倚身在床边，不必正襟危坐，只要叶先生开始她独特风格的讲授，我们便都专注得似乎忘却了身外的世界。于是，我认识了“云间三子”：陈子龙、宋征舆、李雯；爱上了纳兰性德的词作；也对王国维的词论有了新的理解。回想起来，那实在是一段梦一样美好的日子。“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这是叶嘉莹先生1979年来南开大学讲学的时候，在《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中所写的句子，在我看来，也恰是她讲清词那段时光的写照。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夜色中从叶先生的寓所走出，在大中路上骑着自行车回16宿，路灯一盏连着一盏，微风一阵接着一阵，“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我沉浸在诗情画意的世界里，脚下蹬着车，脑海中一句一句飞舞着的是“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落花影里，舞去还香”，我轻声模仿着叶先生的音调吟诵着，飘飘欲仙。那一年早些时候，我买了一套10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叶先生的书。有一天去听课，我带去一本《我的诗词道路》请叶先生为我题字。叶先生一口答应，问我：“写什么内容呢？”我很喜欢她《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之十二，叶先生听完点点头，在扉页上写下了这首诗。写完，她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构厦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

我不是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只是因为对诗词的喜爱，忝列叶先生的学生之中。多年后，我和报社同仁一起做有关叶嘉莹先生诗教的报道，采访她身边诸多老师、学生，更为深刻地体会到她为了弘扬中华诗教传统，始终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洪誉叶嘉莹先生是“赓绍中华诗教，百年一人”，他说只要是讲诗词，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政府官员，只要有人愿意听，叶先生就去讲，并且不图回报。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去叶先生寓所听她讲清词的往事，并且后知后觉地想到，听了她这么多课，我们从来都没付过报酬，甚至，一枝花、一个水果都没给过先生。如今想来，那年叶先生已经74岁高龄了，白天各处讲学、接待来访，晚上“加班”给我们讲课，这是怎样的工作节奏和强度啊！当年的我，只沉浸在她所给予的美好中，完全没有想到一位74岁的老人会不会累。好像在学生的心中，老师永远不会累、更不会老，这大概就是属于

年轻人的傻气吧。

走出校园，我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叶先生讲诗词，看着她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神采奕奕地抑扬顿挫，讲述着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美丽的句子。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叶先生并由此爱上诗词，她也被赋予了太多荣誉。我有时会偷偷地想，她累不累？我家要是这有这年龄的老太太，我得多心疼啊！有一次，我在中国大戏院看昆曲，散场时候，看见叶先生和朋友站在戏院门口打出租车。很晚了，刮着风，我走过去说：“叶先生，我是您学生，您坐我们的车走吧。”叶先生愣了一下，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们会等会儿车就来了。”不好勉强，我道别离开，忍不住几次回头，看见叶先生站在风里，就像这戏院走出的随便一个普通老太太。时光在一瞬间交错回闪，我想起当年课堂上初见她便被折服的情景，就觉得夜色里，她仍是那么光彩夺目。

2018年，叶嘉莹先生宣布捐赠毕生积蓄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支持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捐赠1857万元人民币。2019年，她又一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人民币，两次累计捐赠3568万元。和海内外许多曾受教于先生的后学晚辈一样，得知这样的消息，钦佩之余，更感到格外激动、振奋和骄傲。作为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学生，我们谁没有承蒙于她呢？我们在学期间，叶先生捐资设立了叶氏迦陵奖学金，专门奖励在学术上有所钻研的学生，我和不少同学都获得过这项奖学金。1999年，南开大学文学院所在的范孙楼落成并投入使用，这楼也得益于受叶先生感召而慷慨捐资的蔡章阁先生。文学院三层的章阁厅是我硕士论文答辩的地方，很多年后，当我作为校外导师在这里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时，不由得百感交集。也是在章阁厅，2014年，本科入学二十年之际，我们这届同学为文学院捐资设立了“九四中文校友文脉励学基金”，以回报母校、奖掖后学。去

给予、去传承，这是包括叶嘉莹先生在内的南开的先生们教会我们的。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静是我的好朋友，她曾师从叶嘉莹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并且给叶先生做了多年学术助手。今年夏天，叶先生百岁华诞，我想从诗教的角度做一篇深度报道。和张静聊起这个选题，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曾经有位禅师说过一句偈子——“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怕吃苦、不怕流血流泪，那么你咬紧牙关在恶劣的环境中可以挺得住；但是，当你到了一个舒适区，大家都在看风景了、安逸了，如果你能放下这些舒适享受还去努力，这是很难的事情。叶嘉莹先生晚年所做的这些推动古典诗词文化传播的工作，就是她一直在坚守初心。她回国后，获得鲜花和掌声，获得那么多认可、荣誉，但她依然初心未变。她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张静的话打动了我，也坚定了我用文字把叶先生致力于中华诗教传承展现出来的想法。这个夏天，我和同事们采访了叶先生的很多同事、朋友、学生，在这些人的讲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心如赤子的老人——诗骚李杜，是她毕生情怀所系；书生报国，更是她用一生诠释的信念和追求。

“新辞旧句皆珠玉，惠我都成一世珍”，这是叶先生在《赋呈廖彦威前辈教授七律二章》中的一句，此刻记起，恰是当下心情。和叶嘉莹先生有关的这些回忆，在一生里都将惠泽于我。先生走好！

2024年11月24日

图① 上世纪70年代叶嘉莹先生的课堂  
图② 叶嘉莹先生初临南开  
图③ 叶嘉莹先生为南开大学学生做讲座  
(以上图片由陈洪先生提供)  
图④ 叶嘉莹先生给本文作者的题字

# 阳关：孤独且迷人

王晓燕



王晓燕



如果说我对敦煌有执念，那十分的执念里，七分在阳关。

十年前，我从额济纳旗辗转去敦煌，从绚烂似火的胡杨林走到漫漫大漠中的艺术圣地，欣喜与期待之情，不言而喻。接下来的行程可谓“特种兵式”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洲夜市、敦煌古城、汉长城遗址、雅丹魔鬼城、玉门关……唯独没去阳关。

时间、路线、个人精力，都可能是当初选择不去阳关的原因，我却始终相信这个不去是为之后再去留下的一个说辞。但我从未想过要超越这个说辞，竟然用了十年。

火车在穿越戈壁的轨道中缓缓驶入敦煌时，我在头脑中不停回想十年前此地景象。记忆飞速回溯，点点滴滴已然不成画面。那就全部清零，这次的敦煌行从去阳关开始。

提及“阳关”二字，信手拈来的诗句，十有八九是诗人王维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抛开诗人所处的时代和写作背景，大多数的我们都带着对“酒”与“故人”的现代化解读来观照“阳关”二字或“阳关”这一景点。当然，我也不例外。

想象中的阳关应与玉门关一样，远远望去不过是荒漠中的一“小土堆”。事实上，阳关景区很大，位于敦煌市区西南约70公里处的古董滩。进入景区后首先看到的是阳关博物馆，建筑总体呈仿汉城式。馆内中轴线以博物馆正门城楼、张骞像、八卦台、功德亭、都尉府为标志，左右建筑群对称分布，其中的两关汉塞厅和丝绸之路厅内的展览系统梳理了阳关的建立及其发展史，是了解阳关的珍贵资料。在博物馆城楼后门处则是诗人王维的雕像。我出城时，恰好遇一游客在王维雕像前感情充沛地诵读那首《渭城曲》，也算是非常应景的一个景点了。

沿着游览路线的指示牌，需搭乘景区观光车才可以去看阳关遗址。正值正午时分，西北的炎热一点都不薄待游客，大多数游客在博物馆后城门前拿到加盖“出关”印的通关文牒便选择出景区了，只有少数人选择去看阳关遗址，我更是迫不及待。

戈壁、骆驼、黄沙、热风，观光车行驶大约十分钟后，我终于看到了残存的阳关烽燧。它残高4.7米，为阳关之近卫。唐代时，由于该烽所在的山为石门山，它也被称为“石门烽”，清代以来，俗称“墩墩山烽燧”。尽管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这座烽燧依旧居高临下，鸟瞰四野，傲岸雄姿。

关于阳关的来源，《汉书·西域传》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元和郡县图志》则记载：“阳关，在（寿昌县）西六十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由此可见，阳关始建于汉代。当年，汉武帝为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和玉门关与阳关“两关”。在地理位置上，阳关比玉门关更近于敦煌，也更利于管理与控制。因此，“两关四郡”便成为汉王朝的管轄之地，也是中原前往西域的重要门户。东汉以后，史书中对西域门户的记载中多是玉门关而非阳关，由此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东汉末期的阳关可能被废止了”。宋代之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地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作为陆地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中西文化交流的孔道以及重要的边塞关城，阳关的功能性逐渐衰退，直至废弃，最终被黄沙淹没，仅剩下一座孤独而残破的烽燧，想来不禁令人唏嘘。

当大家都围着“阳关故址”四个大字的石碑前打卡留影时，我一个人安静地绕着这座烽燧走了一圈。我在想，在对敦煌的执念里，阳关为何如此重要？而我又为何带着这份执念却迟迟未去？此时的阳关行是弥补了十年前敦煌行的“不圆满”，还是释怀了“无故人”的精神惶恐？站在烽燧面前，环顾四周，黄沙戈壁与远处的阿尔金山的“白烟”相呼应，在它附近除了围满打卡人的石碑外，还有一个高置摄像头。置身于这广袤的天地之间，伴随远处传来的阵阵驼铃声，我的脑海中闪过过雄关、箭楼、战旗、战鼓、商旅、使者等场景。而此时的烽燧仿若一位身穿残破外衣的老人，顶着炎炎烈日给我讲述着它千年的过往，讲述着它的辉煌与落寞。从它而言，我或许只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倾听者，也或者是一个闯入它生活的外来者。但我听到了它的辉煌过往，看到了它的残破此时，也感受到了它的雄浑孤独。千年黄沙，漫漫戈壁延万里，这座遗世独立的烽燧，是遥瞰四野的“阳关耳目”，也是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它在，便是我为之前往的原因。

我驻足，沉默，就这样看着它，闭上眼睛与它一起感受此时天地之间的广阔与孤独。片刻后，我回头望向那个刻着“阳关故址”的石碑，周围拍照的游客已所剩无几。看来，这短短半个时辰里，它也经历了自己的“辉煌与落寞”。我沿着来时路回去，在出城时，我回头看着城门上的“阳关”二字，再看着手表，才不过一个时辰而已，我已“出关”了，这千年一瞬之感，瞬间涌上心头，真不知是该欣喜还是惶恐。我将阳关的照片与相册里十年前玉门关的照片放在一起，这一刻，这十年，终究很圆满，不是吗？

# 满庭芳

第五〇六期

隋唐时期中国再次归于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格局，国力日益强盛，在长安城（今西安）的基础上，开始营建东都洛阳。洛阳作为新营造的陪都，按照象天法地的思想，建造了天津桥。天津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广泛记载。

相比只有少数占星师了解的天津星，隋朝营建东都洛阳后，洛河上的天津桥在古籍中的记载逐渐增多。天津桥始建于隋大业三年（607），后毁于战火，唐初原址重建。唐代武周时期天津桥南北跨越洛水，北与皇城正门——端门相应，南与隋唐洛阳城南北主干道——定鼎门大街相接。按古人的天文思想，天上玉皇大帝居住在天上的“紫微宫”即北极星中心星座，上天上的君王皇帝居住在地上的“紫微宫”即皇城及皇城。定鼎门大街大致相当于北京的南北中轴线或西安的朱雀大街，大街两侧主要居住的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天津桥是参与朝会等重要政治活动的必经之路。按星象学的观点，贯穿都城的洛水将皇城及皇城与民坊一分为二，像天上的银河流过紫微垣一样，古人把洛水誉为“天汉”，即天河（银河），过天河的桥即为天河的渡口，故名天津桥，又称洛阳桥。由此笔者推断，天津桥是据古代星象学含义而命名。

天津桥作为进入宫城的过河通道，因特殊的位置，使其经常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隋末农民起义军攻取洛阳后烧毁了天津桥；唐高宗李治在西安病重，身体渐好返回东都洛阳后在天津桥南见文武百官；武则天怀疑太子李贤造反，在天津桥南焚毁了从东宫搜出的甲冑；天津桥南是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官员实施“梟首”之刑的地方；天津桥南还被一些野心家作为散播政治谣言、搞暗杀活动的场所。与天津桥南对应的天津桥北，位于宫城的正城门前，已经属于宫城，更是守卫森严之所。

天津桥的特殊地位，彰显于诗人的笔下，贯穿了整个大唐王朝。李白《古风》诗云：“天津三四月，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诗句展现了初唐时期天津桥华美的盛世气象。至中唐时期，白居易笔下《春日天津桥醉吟偶呈李尹侍郎》诗曰：“宿雨洗天津，无泥未有尘……三川徒有主，风景属闲人”，保留了一种知足常乐的“闲适”思想。晚唐时黄巢写的《自题像》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苍老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道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奈与落寞。各个时期的天津桥代表的气象虽然各异，但都是至高权力的一种象征，天津桥作为横跨洛水连接紫微宫的过河通道，见证了大唐王朝跌宕起伏的历史。

唐代重修后的天津桥为石质桥，作为皇城门前的桥梁工程质量应该非常过硬，但依然抵挡不住洛水的泛滥，仅《旧唐书·本纪》就在四、五、七、八卷各记载了一次天津桥被冲毁的记录，《宋史》共记载两次。象征最高权力的天津桥，在天灾、人祸的共同影响下命运多舛，最终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直到2000年3月，在今洛桥以西400米的洛河北岸河滩内，发掘出一处石质建筑遗址，经鉴定为天津桥遗址。

# 历史长河中的天津桥

冯志远

典籍里的天津(三)

很喜欢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撰写的一副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吃粗茶淡饭，饮天然茶水，既道出他在日常饮食中的养生之道，亦抒发了他在清寒困境中的达观心态。饮茶的境界，是文人雅士们面对人生沉浮最贴心的精神安慰。秋冬灿烂午后，和友人品饮菊花茶，当然是一件惬意的事。

有一次，郑板桥去探望多年未见的老友，此人精通诗文，但无意功名，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清贫生活。其所居之处篱落有致，友人拿壶提饭招待郑板桥，他欣然入席，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友人取檐下瓦瓮里的天水，烧沸，从篱笆墙边随手摘两朵菊花丢进去，泡了一杯热腾腾的菊花茶。两个人坐定屋前，一边赏花，一边品茶。郑板桥喝罢，拍案叫好，想不到天水菊花茶如此甘醇。于是，他雅兴大发，撰此对联相赠，表达了两人的深厚情谊和清贫自乐的生活态度。

深秋时节，在寒霜降落、百花凋谢之际，山冈地头、树下河边、篱笆墙外的野菊花开始竞相绽放，地上一片金黄，弯腰摘一朵，捧在手心，幽幽的清香一下子散开，不禁让人神清气爽。一朵朵小小的菊花在秋日静静地盛开，不与百花争宠，清高孤傲，秋霜雪冻，依旧灿烂微笑，花瓣清新芬芳，摇曳着缤纷的风姿，给大自然增添了迷人的魅力，曾引出历代文人雅士多少脍炙人口的诗句。

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在《离骚》中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酷爱菊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隐居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把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在闲适与宁

# 瓦壶天水菊花茶

钟芳



静中，人淡如菊，却又不忘记忧国忧民的优良品质，让人肃然起敬。也许，我们也应该多和菊花相处，宁静致远，晕染一些超然的气节。

菊花让人赏心悦目，独特品性成就了它高洁超然的生命秉性。将菊花采来沏茶，亦具益寿保健的功效，故而菊花早就有“寿客”的美名。中药古书上说菊花：“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饴，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醲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据闻，菊花颇有解热降压的调理作用，常服菊花，对防病保健，延年益寿是有一定好处的。

老家人以饮菊花茶为乐，母亲所做的菊花茶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制作也独特。每到深秋采花时节，母亲总会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踏着露水去田地山岭采摘菊花。回家后，先是去除杂质，把菊花铺在屋里的竹席上晾十天半月，然后淘洗干净，放进蒸笼里，蒸一个小时后，再将菊花放在太阳下晾干，装进瓶子储存。此时的野菊花，花瓣蜷曲，颜色略显暗淡，但香气如故。那时节，小小的农家院落终日弥漫着野菊花带湿的清香。

菊花茶是茶中君子，清澈透亮，给人舒心润肺的感觉。母亲常喜欢用菊花泡茶给我们喝，她说菊花味甘、微苦，可散风清热、清肝明目，极适合秋冬季食用。喝时放上四五朵，投入杯中，沏上开水，那干涸的黄色菊花在水中上下翻腾，如同仙女起舞，慢慢舒展、起落，展开的花瓣，鲜活亮丽，秀挺隽秀。就在这一荡一荡的涟漪之中，一缕缕的菊花扑面而来。轻轻地品上一口，菊花的清香沿着鼻孔直入肺腑，闭上眼，静享这份清香，次日口腔似仍有余香。

秋高气爽雁南飞，一壶天水菊花茶。岁月悠悠，在菊花茶香的陪伴下我渐渐长大。饮用菊花茶早已成为我的习惯，缕缕茶香中喝上一口，不仅能祛除身体的燥热，更能品出生活最纯真的滋味，让浮躁的心归于宁静。



沽上丛话